

妈妈的白内障手术

王兰芳

婆婆的眼睛,今年夏天接连做了两次微创手术。

近两年,她总觉眼中有沙砾般的异物感,干涩、迎风流泪。我们留意到,她两只眼睛的瞳孔颜色深浅不一,像蒙了一层灰白的薄翳,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模糊。凭常识判断,这大概是老年白内障的典型征兆。

我们多次要带她去医院检查,婆婆却总是不肯。邻里的老人们口口相传,说白内障须得“熟透了”才能手术,这样才做得干净、效果好。老人上了年纪,认定的事很难改变,这事就这么一直拖着。我常用自己母亲做白内障手术的经历宽慰她,告诉她只是常规微创手术,不必恐惧。可婆婆依旧将信将疑。直到近日,眼药水不能缓解她眼前的雾霭,视物愈发费力,我半哄半劝地说:“白内障怕是熟啦,咱去医院看看吧。”

医生检查后,告知双眼都有白内障,左眼不仅视力更差,还长了一小块翼状胬肉。至于“熟透了”再做的说法,医生笑着摇头,说那是老观念了——现在手术的指征,不是看“熟不熟”,而是看有没有影响生活。等到近乎失明再动手术,难度与风险都会陡增。眼药水只是缓解干涩,手术才是科学的办法。

医生讲得耐心又明白,婆婆总算点了头,同意接受治疗。怕她反悔,我们赶紧给她办了住院手续,当天完成了验血、心电图等一系列术前检查。隔天便顺利完成了翼状胬肉手术,术后次日拆纱布,恢复良好,顺利出院。医生开了五种眼药水,用法各异,有的一日需滴四回,有的滴两回,还有一瓶专为睡前预备。恰逢暑假,原本在外照看孙子的两位大姑姐也恰好回家,一

家人默契分工、悉心照料,每天准时帮婆婆滴药、调养起居。十余天后,又陪婆婆完成了左眼白内障手术。

婆婆手术的这段时间,看着一家人事事尽心周全,我总是不由得想起另一个夏天,我妈妈那场仓促的白内障手术。

我妈妈做白内障手术那年65岁。我之所以记得这样清楚,是因为那年秋季开学,我儿子要上小学。放暑假,儿子住到了姥姥家,那时我被工作裹挟着,终日忙碌,经常隔两三天才回家。有一天儿子给我打电话,说姥姥眼睛做手术了。我火急火燎地赶回去,见妈妈安静地躺在床上,一只眼睛覆着白纱布。我满心焦急,带着埋怨连声发问,做手术这么大的事怎么不告诉我一声?怎么没住院就在门诊草草做了?怎么这么不重视自己的身体……听着我一连串的追问,妈妈笑着宽慰:“就是个小手术,不碍事。你安心上班,没事的。”

其实,我心里何尝不明白,素来胆小怕疼的妈妈也怕手术,也不是不懂得爱惜自己,更不是舍不得花钱治病,她分明是精心挑选了一个不给我“添乱”的时机——正逢暑假,外孙不用接送,她悄无声息地完成手术,待视力恢复些,又能继续帮我照看孩子。

我还记得,当时医生开了两瓶简单的眼药水,妈妈说点三天就行了,所以,这么多年我一直以为白内障是个极其简单的手术。而今,看着婆婆术前筛查、术后那长串的用药清单和护理须知,我才恍然懂得——即便白内障手术再微创,也绝非点三天眼药水便算了事,同样需要家人的悉心陪护与漫长调养。

妈妈的白内障手术,没有周全的检查,没有细致的术后护理,没有多样的对症药水,她当年云淡风轻的笑容背后,究竟藏了多少对病痛的隐忍、对儿女的周全,以及那份生怕给我们添一丁点麻烦的、小心翼翼的舍不得啊。

每每念及这些,我心里五味杂陈。妈妈这一生,心里装的永远是我们,唯独没有她自己。把我们养大了,又倾尽全力帮我带孩子。记得有一次体检,我查出胆囊息肉,妈妈记挂了许久。正好那阵子有则新闻,说一位母亲给生病的孩子捐肝,妈妈当时认真地对我说,她也能把胆囊捐给我。我们都笑了,那时的我们只当一句玩笑话,却未读懂那句笨拙的话语背后,是她愿意倾其全部庇护孩子的滚烫心意。

妈妈已经离开我7年多了,我再也没机会陪她寻医问诊,守她平安。如果当年我能陪妈妈手术,哪怕多为她点一次眼药水,多问一句疼不疼,该多好。父母儿女之间,最深的遗憾,就是那些本可以好好说话、静静陪伴、好好珍惜的时光,在不经意间悄悄流逝了。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,从来不是书本上空洞的句子,它是刻在心底的痛,岁岁翻涌,是一生无法弥补的亏欠。

医生说,婆婆右眼的白内障也到了手术指征。我和爱人商量,等到暑热消散,天气凉快些,便带婆婆再将右眼的手术做了。

亲情经不起拖延。愿天下儿女,在父母健在的光阴里,抓住尚可尽孝的时光,莫待人去楼空,空留经年不散的怅惘与遗憾。

越红尘

月嘉关

(接上期)

第十八章

吕思和刘彩奎等四人来到云雁厅,赵惜容前往柜台结账。刘彩奎见云雁厅内众客云集甚是热闹,客人中不乏江湖人士,便向吕思说道:“这彭城交通便利,水路皆有,彭越客栈建在此处自然不乏客人。”

吕思道:“这家客栈的栈主当真有眼光得紧,也难怪他家客栈规模如此之大。”吕思和刘彩奎二人说了好大一会儿话,赵惜容才从账台走向他们,脸上满是愤愤之色。

刘彩奎问道:“姐姐为何事生气?”赵惜容向厅内指去:“就是那两个小贼,把账都记在我们头上了。”刘彩奎三人顺着她手指的方向,见宗婉儿正坐在餐桌前向他们挥着手。刘彩奎向赵惜容微笑道:“你去将她的账结了吧。”赵惜容很不情愿地答应后回柜台结账。

吕思瞧了一眼宗婉儿道:“公主,我们出去吧。”吕思和刘彩奎等三人刚走出彭越客栈,宗婉儿便带着东方长年追了出来。

吕思笑道:“原来你没有离开啊,我还以为你早就走远了呢。”“我原本是要走的,后来为你着想便在这云雁厅等你们喽。”宗婉儿两只手搅动着头发说道。

吕思微笑道:“不知婉儿在何处为我着想呢?”

宗婉儿道:“此地距离长安远着呢,你们对道路又不熟悉,我看在外公的面子上就不与你们生气了,本女侠决定为你们做向导。”刘彩奎轻笑道:“如此当真应该多谢姑娘的美意,只不过我曾多次前往长安,对路途熟悉得很,就不麻烦姑娘了。”

宗婉儿瞧着刘彩奎道:“你什么意思,不想带着我和傻东方一起走是吗?”又向吕思道:“你也同她一样想的是吗?”吕思道:“我想公主并非要拒绝你同我们一起走,她所说的也绝非虚言。结伴同行可以,向导我们不需要。”

宗婉儿笑道:“你只需答应我与你们结伴同行便可,傻东方每日像一个闷葫芦一样,憋死我了。现在有

梦中的号子声

华玉琳

黄河故道的风卷着沙土,吹过黄河村的老墙根,半世纪前那阵“呼嗨……呼嗨……”的号子声,总在梦里久久萦绕,挥之不去。

那时候,村里谁家盖新房,半个村子的壮劳力都会主动来帮忙。卜利攥着半袋白石灰,在宅基地上撒出长方形的地基框,直起腰抹一把额头的汗,扯着嗓子大声喊:“准备夯地基,夯完吃饭。”周围十几个光着膀子的壮小伙立刻齐声应和。

农村盖房、垒猪圈没有任何机械,全靠人工。全村最金贵的家伙事儿,就是村头那个传了三代的青石碾子。粗壮的石碾子磨得溜光发亮,几辈人的手掌、麻绳在它身上磨出深深浅浅的印子。大伙把它竖起来,用浸过桐油的粗麻绳捆得严严实实,四个方向都扎上粗细匀溜的杨槐木杠子,八个壮汉子分站四角,随时准备抬起。

卜利往夯架边一站,亮开嗓子起了头。那是黄河村传了几十年的老夯歌,每一句都踩着石碾起落的准星:“石夯举得高嗨……”八个人抬着杠子,把近两百斤的石碾子齐齐举过头顶,跟着吼出应和:“呼嗨……呼嗨!”“轰……”近两百斤的石碾子狠狠砸进浮土里,震得脚边的小石块都跳起来半寸。

“黄土砸得实嗨……”“呼嗨呼嗨!”石碾子再次腾空,重重落进刚砸出的浅坑,连地基上的虚土都跟着颤。“黄河滩上盖新房哎……”“呼嗨呼嗨!”号子声顺着故道飘出去半里地,连村头老槐树上的麻雀都扑棱棱飞起来,落在墙头上歪着脑袋听。

“日子红得旺哎……”“呼嗨呼嗨!”“东边夯到西哎……”“呼嗨呼嗨!”“拐角别漏夯哎……”“呼嗨呼嗨!”“三番四遍砸得牢哎……”“呼嗨呼嗨!”“辈辈住得稳哎……”“呼嗨呼嗨!呀呼嗨!”

号子声不停,打夯一下接着一下……卜利很认真,指挥着大家干活。八个人累了,又换了八个人继续。墙基、地基需要来回夯上三四遍,才能完成。

如今,盖房全是机械,那个青石碾子早不知搁哪儿了。有时候我半夜醒来,耳朵里静得很,反倒觉得缺了点什么。



投稿邮箱:3304315815@qq.com